


YUJIFENGLIU



# 雨季风流

武光 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YUJIFENGLIU

# 雨季风流



武光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季风流/武光著

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66-0012-2

I.①雨… II.①武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51193 号

雨季风流

作者: 武光

出版人: 张百新

责任编辑: 唐波勇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选题策划: 要力石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邮编: 100040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排: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张: 18.5

版次: 2012 年 8 月第一版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次: 2012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0012-2

定价: 2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· 20 世纪末，某年。

山区小县润平。

那是一场难得的春雨。雨丝很细，很轻，很柔。落地的时候更是轻轻地，悄悄地，深怕打碎大地涌动着的春梦。它的脚步盈盈如舞，它的姿态自信而优雅，它柔润的气息为人们带来愉悦，它的点点滴滴都流露出对人间缱绻百媚般的温情，它仿佛要通过自己的到来掀开人间的美景。

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花邦宁有十多天没睡个安稳觉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春耕大忙来临之际，一个山区小县竟连续发生盗窃耕牛案件！这还不算，峰桥镇那个姓吴的憨货竟然把犁杖扛到公安局，摔在了大门口，吼声如雷，暴怒的双眼就和牛眼一样大。这几天，几乎天天都有人围着犁杖比比划划。犁杖的扶手已被人拿走，那种扭捏的样子很无助。过路的骂声、嘲笑声时有耳闻。更让他感到难受的是，那个擦得锃亮的犁铧早晨反射的阳光正好对着他的办公室玻璃，眩目的光线犹如箭头直刺他的双眼。局长蒋晋军坚决反对挪动犁杖，说这就是压力、就是挑战。好在通过几天的奋战，有的案子已经有了些眉目。

早上 6 点，他睁开眼睛，两个眼皮还在跳。他知道，民间有“左眼跳财、右眼跳灾”的说法，但他不信，可是用手揉过了也不管事儿，于是又掐了掐太阳穴，还是没有缓解，这使他很懊恼。他推掉了棉被，趿拉着鞋，走到了窗前。就在开窗的瞬间，他幽幽地闻到了久违的雨腥味，觉得那个姓吴的把犁杖摔在门口也不为过，农民嘛，种地就是本分。他很想紧随春天的脚步，去迎接浪漫的夏天，就好像刑警的工作需要热烈、出奇制胜那样。但耕牛连续被盗仍使他烦乱有加。



他一米八的身高，立在人前就像一座塔，生得腰粗膀圆，具有陕甘汉子的明显特征，但说话不多，这与他的身板、刑警的快言快语很不相称，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破案的积极性。平常的时候，他习惯于思维，能够把握偶然，办事随机，在波诡云谲的案情面前充满推想，破案的过程常在他的心里留下永久的回味。

“下雨了？”妻子杜秀荣打了一个哈欠，半眯着眼淡淡地问。

“哎，下雨了。”花邦宁的思想好像被雨丝牵荡着，完全处于游离的状态，听到妻子问，诧然一惊，随口嘟囔了一句，然后又把窗子轻轻关上。

在花邦宁的印象里，春天是用美好的字眼来形容的，春天的一切都在变，变得让人心情愉悦。然而今年不同，几个乡镇连续发生的盗窃耕牛案，让他这个主持工作的副队长备受压力。他知道，老百姓丢的牛都是犁地的壮牛，在有的人家还是唯一值钱的家当。特别是春耕时节丢牛，不亚于惨绝的扼杀。况且峰桥镇丢的牛最多，那是副县长栾建平的老家，也是常常形成舆论焦点的地方。

电话铃响了。他带着倦意走到电话机旁，迟疑了一下，慢慢地抓起话筒并使用规范的语句：“您好，我是花邦宁，有什么事儿，请讲。”

电话是刑警队打来的，话筒里传来女内勤曲傲君急切的声音：“花队，昨天晚上古堡镇的杨树洼村又发生了丢牛案，失主说3头耕牛被盗。刚才我还接了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那个人点了您的名，叫您到西大桥旅店，说有重要情报，听口气，那人好像知道点什么。”曲傲君年不满三十，是由县政法委张书记介绍进入公安局的。曲傲君说的杨树洼村与峰桥镇仅隔着一道沟谷。

“好，我这就过去。”花邦宁习惯地拧了一下眉头，放下电话，立刻洗漱。这几天，他只要听到情报两个字，神经就亢奋，烦乱立刻让位于急迫，这种心情的转换使他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利落。刚才的电话很可能预示破案的机会已经来临。他断定，这几起案件极有可能是一伙人所为，他们白天踩点黑夜盗窃，而且很可能是用汽车将牛装运出境，但抓不住案犯，这只能是一种假设。

“你应该做点吃的再走。”妻子已经坐了起来，用不加思忖的语气低声说，最近一段时间她的两条腿不听使唤，连迈步都成了问题，到医院查过，没有查出病因，本说要到市里、省里大医院看看的。无奈手头没有钱，现在她已经不能为丈夫做饭洗衣，尽管心里很着急，可又没任何办法。

“不用了，我到局里再吃。”花邦宁心不在焉地嘟囔了一句，这时他的脑海里很快现出小时候目睹宰牛的场景，近几天每次调查走访，他几乎都会想起那个场景，仿佛那段影像已经深深植入记忆的土壤，只要有条件，就会萌芽浮现。

那是他四五岁的光景，一次偶然的游荡，竟然走到了村边的一个牛圈旁边，许多人面对一头拴在树上的老牛不休地议论，后来大家一拥而上，费了很大周折，将老牛扳倒了，好几个人死死地按住老牛，不让它动弹，其中一个人举起亮闪闪的尖刀准备刺向老牛的喉咙，老牛流泪了，就像草丛中流出的小溪。那人犹豫了，扬起的手半天放不下来，只得把尖刀交给另一个人，后来的那个人一脸络腮胡子，看上去比别的人要狠，那人咬紧了牙瞪着大眼珠子，吼了一声，一下子就刺中了老牛的喉咙，旁边的人慌忙去挪动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瓦盆，让老牛的血汨汨的流进那个瓦盆里，血流尽了，瓦盆被一个瘸子端走了，牛头被挂在了刚才拴牛的树杈上。也就从那时起，他听宰牛的人讲了一句非常感叹并且无奈的话：老牛受累刀尖死。当时幼稚地认为宰牛是大人们的事儿，大人们想怎么做，那是他们的自由，所以没有品味其中的含义。但是，老牛的落泪还是刺激了他，他常常对人的行为产生怀疑，显而易见，老牛是不该被宰掉的，因为那头牛犁地的场景他见到过。

花邦宁骑着自行车，急于破案的思索促使他用力蹬车，他怕因为自己的迟缓让那些被盗走的牛丧失生命，骑车的速度有些快。他一阵紧似一阵地摁车铃，引来对面来的路人不时投过惊异的目光，更何况还有许多人认识他，对于别人向他打招呼，他都一一点头示意。

就在他快到润平一中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正前方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男

一女两个奔向城里的骑车人。那个男的不时地向女的靠拢，这使得那个女的在躲闪中不时地改变方向、发出尖叫，本来就不宽阔的马路好像飞来两只呢喃的燕子。有的时候，那个男的还张开左臂去搂女人的脖子，行人似乎对此已经见怪不怪，只管躲闪就是。花邦宁距离他们只剩下四五米远了，他也在考虑如何从这两个人戏谑得像蛇行一样的路线穿过去，但是在接近的时候，那个男的竟然张开左臂意图揽过女的亲嘴，女子在躲闪时立刻向左摔倒了，偏巧花邦宁正要从左面穿过，前车轮擦到了女人的右腿，他赶紧下车查看究竟。那个女的凝眉蹙嘴，一脸哭相，挽起了自己的右腿，还好，连肉皮都没有破，花邦宁心里十分庆幸，那个男的这才把车支到一边，假惺惺地凑过来。花邦宁也是在这时才发现那个女的原来是个学生，她的书包就在自行车的车筐里。那个女学生歪着头斜看了花邦宁一眼，一脸红晕，很有些对不起的样子，面容非常美丽，只是还带着一脸稚气，她连连说：“叔叔，对不起，您走吧，我没有事的。”花邦宁因为急于办案，向女学生示意后，赶紧奔向了西关方向。还没骑出多远，那个男的骑车追了上来，高声呵斥道：“你撞了人就没事儿了？人家可是个女孩子！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总得问候问候，去医院看看，或者赔点钱吧！”

花邦宁这才看清眼前的这个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县副县长栾建平的儿子。望着栾大公子的流气样儿，花邦宁怒目而视，默不作声。栾副县长的儿子这时也认出了花邦宁，歪了一下头，啐了一口唾沫，踮着脚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花邦宁的心情受到了伤害，仿佛嘴里吞进了一只苍蝇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他尽力想把刚才的事儿忘掉，以免干扰他的思路，但还是感到蒙受了难抑的羞辱。

到达西大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逐渐平息下来，也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股牛粪的腥膻味。如果是在平常，他会捂着鼻子紧跑几步远远离开，或者憋住一口气尽量不让腥膻味入鼻入口，直到憋不住或者认为已经远离臭味

时才换气。今天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想到了盗牛案，想到了蹊跷的约会。所以他不但讨厌牛粪味，相反还要让这味儿给他当向导。这时，他已经陷入了期待的云雾之中，似乎云雾的后面铺展着一片光明。

桥的西头是一条土石路，路面坑坑洼洼，就像苍老的脸上的一块块伤疤。路的两侧开了十多个商店，那个旅馆就在一个小胡同里，街的外面只挂了一个广告牌。路的尽头连着古堡镇，因为这条路只有5米宽，靠近西关这一段路让村民还占去了不少，所以已经十分狭窄，每到中午，人车挤在一起，想顺利通行是非常困难的。几任县领导都想把这条路拓宽，可西关地价高寸土寸金，牵涉到村民的拆迁，需要很多补偿，所以谁也难下决心，西关改造也就遥遥无期。县城只能靠着山谷遗落的少许平地，向南北两侧发展，西关成了需要改造却又难以改造的一个包袱。不过最近风传，主抓稳定、经济和城建的副县长栾建平决心拓展这条路，可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开工的迹象。听上访的人说，栾建平又外出考察去了，可能与西关的改造有关。

桥下的水汨汨地流着，带着大地生命元气的信息。

花邦宁停下来认真捕捉牛粪腥膻味的来路，最终判定来自桥北岸边的一户人家后面的土坡，于是他穿过很窄的小路，向荒蔓的河边走去。绕到土坡那儿，他又停下来，环顾四周，终于发现土坡的不远处有一块洼地，没有水，那儿被木桩紧紧围住，因为雨后气压低的缘故，牛粪膻腥味儿越来越大。他不顾脚下湿滑，快步来到栅栏边。一头额头突出、气势汹汹的棕色牛就站在栅栏边上，铃铛一样的突眼不怀好意地瞪着花邦宁。栅栏里面靠近中央的位置，是两头趴卧的牛，一黑一灰，那黑牛的脸部还有一块醒目的白斑。他的急躁心情又来了，赶忙返回，想去找一个有电话的地方，与队里核实一下情况，他特别想知道昨天晚上丢掉的牛的特征，另外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多叫几个帮手来。

刚刚走出泥泞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是他借钱买来的，为了这个，妻子和他闹了半个月的别扭。刑警队没有钱，局里也不报销，这个负担只有他自己承受了，好在借给他钱的那个朋友并不急要。有了这个玩意儿，还真管



用，他也觉得挺值，而且用惯了，还真离不开它。此时手机来了一条短信，信息是局长蒋晋军发来的，屏幕上的文字告诉花邦宁，蒋晋军的汽车借给县政法委了，要花邦宁派队里那辆最好的“切诺基”去接蒋晋军上班。为了得到这辆“切诺基”，他还曾经和行政科长大吵了一顿，原因很简单，行政科长想借新车用两个月，花邦宁当然不能答应。

花邦宁心里有一种不快轻轻掠过。虽然他抵触蒋晋军颐指气使的作风，但不能得罪，有许多事还要委屈地接受。由于出门时忘记带电池，手机没电了，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有电话的地方。

大约过了3分钟的样子，他来到了西关小旅店。望着旅店门口墙壁上用红油漆写成的扭七翘八的“新悦客栈”几个字，他简直有点作呕，好在他这时没有过多的心思去关注别的什么事情，便把自行车支在旅店门外，急匆匆地直奔登记室。

旅店登记室的女服务员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他轻轻敲了两下窗子玻璃。蓬乱的头发下面才露出了惺忪的双眼，服务员恹恹地问：“你住宿吗？”

“天都亮了，小姐，我是刑警队的，想打个电话，行吗？”他的敏锐的眼光早已把桌子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锁定了。女服务员绵软无力地把电话机推过来，又连连打了两个哈欠。

花邦宁先派车，又向局长作了交代，一切都安排就绪，如释重负，不过还有一丝抑郁，因为今早曲傲君并没有说出被盗耕牛明确的特征，这使他有点不满意，而且曲傲君说的那个约他的人现在到底在哪儿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也不清楚。他正要和服务员交谈，想打听点情况，身后忽然传来十分苍老的声音：“你是花队长？”

他立刻折转身，眼前的人让他吃惊。那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，弓着腰，手里抖抖索索地拄着一根木棍，就像一阵风能把他吹倒似的，死灰一样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，有的好像还凸起了边缘，很是恐怖，那双眼闪着幽幽的光，但那光是含着猜忌和冰冷，老人穿着也非常破旧，一件黑色的外衣油渍渍的，裤子上布满了污渍，靠近膝盖的部分还有两个窟窿，整个

人如同刚从下水管道或水泥管子里爬出来似的。

花邦宁倒抽了一口气，这使他想起了老父亲活着时候的模样，也是弓腰驼背，嘴唇已经是非常的薄，好像只要轻轻一擦也会流血，而今，老父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，他每次遇到风烛残年的老人时都要和老父亲作一个比较，以致生出对眼前这位老人的怜悯和尊敬。

“你都看见了？”老头颤巍巍的，用嘶哑的声音问。

“您说的是那3条牛？”花邦宁用尊敬的口气说。瞬间，他瞟了一下老头的双唇，想从老头抖动的嘴唇上猜测他心中的明言暗语。他耐心地等候老头说下去，并且忽然疑惑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
老头用木棍敲了敲地面，埋下了头，像是自言自语地慢慢说道：“一定要看住它，你得看住。”

花邦宁听了老头这句话，心灵忽然受到了撞击，马上迸发出一种预感，他不再关心老头，而是折转身，快步走到登记室窗口，还没等服务员同意，就抓起电话：“喂，刑警队，我是花邦宁。小张，你赶快带几个人到西关旅店，有急事！”

放下电话，当他再回头看时，老头已没影了。他认为老头出了旅店，就快步来到街上，仍然没见老头的行踪，这让他有点失落。这时，一个小贩推着独轮车走过来，刚巧从他的身边擦过，恭敬地冲着花邦宁笑了一笑，试探着问：“您是公安局刑警队的花队长？”

花邦宁还真弄不清眼前的小贩是怎么认识自己的，不过这会儿他也没有工夫去问，于是点了点头。小贩从秤盘里拿过一封信，说：“这是刚才一个老头给我的，让交给您，他说第一个走出旅店的一准是您。”

花邦宁一脸疑惑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尽是胡里怪气的事。他忽然觉得在自己的背后有人关注着他，兴许就是这个老头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人，可他们会有什么目的呢？他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政治的、生产的、打击犯罪的运动或斗争，把人搞得神经兮兮的，但他认为警察的天职仍然是抓小偷破案，所以对政治运动一贯想得不够深。他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因为案子尚未破

获，他无心作过多的思索和判断。他把信塞进裤袋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就再次向那个圈牛的土洼走去。

结果令他大失所望，牛栏还在，牛已经不知去向。他本已敏感的心弦被这失落后的静谧击得震颤起来。他简直不能原谅自己，好像这起盗牛案就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，他怪罪局长打来的电话，也为自己行动的不当感到自责和惭愧。

这时，刑警队侦查员张俊杰和两个队友找到这儿来了，花邦宁也注意到了，但他没有吱声。

“花队，是不是关于昨晚偷牛的案子？”张俊杰只低声问了一句，那样子表示他也在不断地思量。

花邦宁点点头，他的手里摆弄着一根草，脸色呆板麻木。忽然，他像记起了什么，甩掉了断草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小张，你们赶快回去，告诉各检查站，让他们注意盘查所有拉牛的汽车，尤其是出境车！”说完，他又对张俊杰悄悄说：“你抓紧到县外贸公司去一趟，通过这条渠道再找找看，特别是对运送到香港的肉牛也要摸清来路。”而后，又单独把张俊杰叫到一边，说了些什么，谈话结束，还再三强调：“这事儿就这么办，要快！”张俊杰和那两名民警走了，花邦宁又绕着牛栏走了一圈，并且从紧贴圈门的牛栏上解下了一截断绳。

上午8点30分，花邦宁去听代号“春雷”行动的工作部署会。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他把手机从腰间抽出来，就低头去看，屏幕上的字非常清晰：花队，听俊杰打来的电话，他们已经找到一辆拉牛车，司机和另两个人已被扣下，其中一人已经承认偷牛。

这是曲傲君发过来的信息，花邦宁顿时感到轻松和快乐，心中对曲傲君及时报告情况很感激，对张俊杰的办案能力十分赞赏，对自己的判断和布置感到宽慰。

这时，局长蒋晋军正在痛批刑警队。今天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，雪白的衬衣扎上一条红领带，显得格外的扎眼，精神抖擞的样子是

给今天到会的县领导看的，其中自然包括了尊重的意思。他身边的中心位置坐的是县政法委书记，张书记一脸严肃，从来不苟言笑的他让每一个看过他的面孔的人都会产生敬畏。蒋晋军为了显示自己不护短、不怕揭丑的气度，拉大了嗓门说：“刑警在这次春雷行动中必须出重拳！是不是？像现在这样拖拖沓沓是不行的！几起偷牛案有什么复杂？为什么到现在还破不了？是不是？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还怎么保护春耕生产？怎么对得起40万父老乡亲？是不是？花邦宁，花邦宁来了没有？”蒋晋军在讲话时，常常在一句话的后面，都带个“是不是”作注脚，平时说话的时候却较少夹带这个语赘，大家都认为这是局长的特别强调，但在记录时都会把他的“是不是”隐去。这会儿，蒋晋军早就看到了花邦宁坐在第七排的边侧，他是明知故问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他和花邦宁几乎是同时提拔为股级干部的，后来花邦宁原地踏步，自己则连升两级，坐上了副局长的位子，再后来得力于栾县长的关照当了政委，没两月，年近退休的老局长因为脑溢血撒手人寰，把局长的位置空出来了，自己又顺顺当当登上局长宝座。有人说这是走了狗屎运，其实这就是命，不过，也确实让好多人看着眼红。

张书记微微仰起头，眯起了双眼。

花邦宁举起右手站了起来。所有开会的人的目光瞬间全部抛向了花邦宁，花邦宁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窘迫。

“限你一个星期，必须拿下这几起案件，要是干不了，说话！”局长的意思很明白，这是要拿这几起案子找“说辞”了，或者免职，或者调换工作，都有可能。

花邦宁本想把刚刚收到的信息念给所有人听，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，在内心承受暴风雨般的冲击之后，他选择了沉默。因为他觉得在这时把局长的情绪顶回去，是对领导的不敬，是不合时宜的。他刚刚欠一下身，又缓缓地坐下了。他看到话筒已经移到了张书记的面前。

张书记的讲话比较文明，他原则性地讲了几点要求，无非是提高认识、精心组织、加强领导、发扬优良传统之类，这些话，大家听得多了，



没觉得有什么新鲜。不过在讲到最后一点时，他意外地提出公安破案要落实奖励政策，并将成为一种制度，这使听会的每一个人眼睛发亮，他的讲话结束，会场自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散会了，几个派出所所长冲着花邦宁眯眯笑，是讥讽、是嘲笑还是什么别的意思，花邦宁没去理会。还有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，什么也不说就走开了。他快步从散会的人的夹缝中穿过去，回到他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光线很差，白天差不多也要开着电灯。他把笔记本扔在桌子上，立即伸出手去抓电话，他想知道案子到了什么程度，那种迫切感加快了他全身的血流速度，烧热了他的头脑。

就在他的手指触及到话筒的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让他猝不及防。他的心里一震，待铃声落定，他抓起话筒：“你好，我是花邦宁，您找谁？”

“我，我找花、花队长。”对方声音有些颤抖，间或还有几声很沉的干咳。

“我就是，请问您是谁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那封信，你，你一定要看，看……”

花邦宁猜出是早晨那个老头了，心中似乎激起了一丝不快，嗔怨老头忙时添乱，后背还掠过一股轻微的寒噤。几乎是瞬间，他回忆到了这个老头的来历，这个老头就是经常在饭店吃残羹剩饭的扫街人，人们说他只吃素不吃荤，是个一贯道。华邦宁在腊月三十那天还给老头买过半斤素馅饺子呢！他也听到过有关老头的零星传言，大概老头扫大街也是义务的，没人指使，那天送给老头半斤饺子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凑上前透露，说老头光棍一人，年轻时不正干到老了又犯了神经，自己当时对那个人的嚼舌并没有在意。今天，华邦宁很感谢老头一大早打来的电话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几起盗窃耕牛案是不会这么快就有头绪的，他疑惑是不是老头在暗中帮助。可老头是怎么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呢？他一时还真弄不明白。他觉得不必去追问，在“嗯、嗯”的应付语句最后，用谦恭并且是加重的语调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看，我一定看。”

放下电话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去摸裤袋的那封信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被磨得皱巴巴的，上面写着“转交花队长”几个字，而且那个“转”字还是繁体字。他撕开信，一脸茫然。好像写信者存心要给他卖关子，他真有点大惑不解，原来信上只写了一行字，还是歪歪扭扭：**雨季风流，玉残香消空遗恨，试问花知否？**

### 二

蒋晋军晚饭后无所事事，心里仿佛百无聊赖，于是思忖近来发生的事儿，两只眼睛盯着墙上“慎独”的中堂书法。忽然脑海里掠过了系列盗窃耕牛案，权衡这些案子可能带来的影响。他想到了花邦宁，恍惚间，对自己在全体民警大会上高调批评刑警颇感意外。也是的，当时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在会场要对花邦宁说那么多重话，他开始思忖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不过他很快改变了想法，觉得对花邦宁说了重话也是必要的，作为一局之长，就是要有个坚决性、威严性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强化自己在民警中的威信，才更显得自己的公正和无私。然而，他还是觉得会场上说得有点过头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一连串的耕牛被盜案，很可能与邻县雅昌的外贸公司经理有关，而这个经理就是栾县长的大舅子，几年来到处收购肉牛，全部辗转送到了香港，赚了不少的钱。有人告诉过他，润平有盗、收、售肉牛的“一条龙”，碍于栾县长的关系，他不愿事情继续蔓延扩大，也不愿案件总没个着落，那只能说明他这个局长无能。为此，他很苦恼了几天。

也就在他为系列盗窃耕牛案心里惶惶的时候，刑警的破案工作异常顺利。一个礼拜，花邦宁和张俊杰破获了9起耕牛被盜案，抓获了5名案件嫌疑人，遗憾的是一个主谋没有抓到，不过这并不影响破案为公安带来的荣誉。他听政治处主任汇报过，破案时，张俊杰在山上追捕一名盗贼，竟然从山坡滚了下去，足足有十多米，也是命该如此，张俊杰只蹭破了点皮。他还了解到，花邦宁在擒获那名盗贼后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。细细想去也不能全怪花邦宁，本来嘛，7头耕牛物归原主了，另外2头却被栾副县长的堂叔从盗牛人手中买来又杀掉了。栾副县长的夫人收到了鲜牛

肉，还让她儿子给贱内送来了一大块，送肉的人脑瓜真是进了水，装肉的蛇皮袋怎能用拴牛的断绳系口呢？还好，贱内把那截断绳扔到垃圾桶里去了，想找也难。

不管怎样，系列盗牛案破获之后，自己也做足了文章，两次打电话对花邦宁和参与办案的刑警表示慰问，之后，又到刑警队看望，还催促办公室整理材料，赶着时间向县政法委请功。

已经两天了，如今桌子上仍然摆放着那张写有张书记批语的复印件，从第一眼看到复印件上张书记的批语那一刻起，他就觉得张书记用意难猜。据他所知，张书记习惯两种签名方式，如果他的签名是横着写的，这表明需要办的事情要搁置一段时间，如果是竖着签的，则表示这件事不仅要办，而且要办得彻底。而这次公安报上去的请功材料，张书记是斜着签的，其中的含义应该是可办可不办。对官场中的一些奥秘，蒋晋军还是了解一点的，此时他感到分外的无聊，漫不经心地把批件拿起来，仅仅扫了一眼，又放下了。

夜已深，窗外很静。他用手理了一下头发，忽然又想到了花邦宁，他对花邦宁的破案能力常常心生嫉妒，几乎什么案件只要花邦宁参与了，就没有不水落石出的，他真想亲自给花邦宁制造个疑案，让这个老百姓神吹的破案能手一辈子都破不了，也算是一种否定，可作为公安局长，他不能够，也许冥冥世界或有这个安排？他知道，能够荣登局长的宝座，仿佛也暗示了某种玄机，说不定将来自己再次升迁，花邦宁也许还能推一把力，这正应了铁哥们马成的一句话，“这个人只可使用不可重用”。

蒋晋军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浊气，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，他知道这几天有点上火。不知道栾副县长还要几天才能回来，他又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在屋子里踱了几个来回，确认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之后，顺手拉上了窗帘，但留了一条缝，让月光静静地洒进来，幻想月下美人来的静谧温馨，内心立刻游荡着一种暗示和希冀，没有特定的对象。

第二天上午，政法委张书记派人又送来一个批件，这让蒋晋军心里咯噔一下，顿时紧张了许多。他开始在屋子里踱步。



他知道，春雨之后，农村的各类纠纷案件多了，除了种子问题的诱因，就是地界和用水浇地的矛盾，有的村民甚至就为了一垄地的归属、一晌时间的抽水而大打出手，双方当事人撇下手里的农活，托人找关系，非要弄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根据他的了解，这类案件已经让负责处理治安案件的民警焦头烂额，他们抱怨，常常一件纠纷案件还没有理清，又一件案件接着成了新的报警，而且每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倒让民警夹在中间成了受气包，有的当事人胡搅蛮缠，有的不依不饶、态度坚决，还有的风言风语，在背地里咒骂，无非说民警是“饭桶”、“大檐帽两头翘，吃了原告吃被告”，有的流言和发泄自然传到了政法委张书记那里。

让蒋晋军生气和揪心的是，治安科是他工作过的单位，是不容抹黑的，特别是政法委的张书记破例在一封言辞激烈的来信上作了批示，责成公安局迅速查办并报告结果，还打电话给蒋晋军一再强调，要保护好春耕生产期间的社会稳定问题，一定要使老百姓能够安心地从事播种，这在润平这样的农业大县，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。张书记的那种声调，让蒋晋军烦乱有加，心火上升。他怕在执行张书记的指示时走了样而对自己的发展形成阻碍，在潜意识里又觉得形势或许有些吃紧，他满脑子疑问，咋刚刚盗窃耕牛的系列案子有了眉目，就接着冒出这么多的群众纠纷，二者应该没有什么关联的，不过，治安问题多，绝不是好兆头，如果再有突发的大事也在这个时间冒出来，将难以应对。

蒋晋军在自认为高度冷静思索之后，决定先到治安科了解情况，同时对民警进行教育，借以提高这类案件的处理率。他端着太空杯来到了治安科，这个水杯就是治安科长前些天送给他的，价值 500 元以上。每次到县里开会，他都留意使用这种水杯的情况，县二级班子的头头们极少持有，只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开大会时端过同样的水杯，他觉得治安科很会办事，让他这个局长在县里的公开场合有面子。水杯里的茶叶是西湖龙井，正宗的，是交通队长到杭州出差专门为他买来的，他觉得使用太空杯就应该有相应的上档次的茶叶，否则就不配套。他把水杯放在会议室铺了绿色